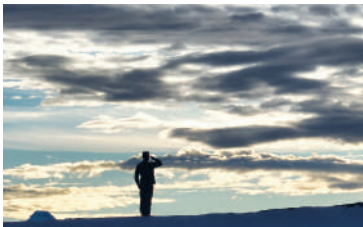




踏访新时代边关·哨所迎初雪



◀ 坚守山巅。



◀ 踏雪巡边。

编者按

又是一年初冬,雪落边关,天地为纸,时光作笔。

当第一片雪花飘落在喀喇昆仑之巔、长白山海之隙,抑或是藏地山谷之间、青藏高原之隅,随雪花落下的,远不止一片洁白。初雪飘落哨所时,让我们一起去探寻一片片雪花在一座座遥遥哨卡所承载的“重量”。

雪,是一把时间的刻刀。在冰封哨所,雪为老兵10多载的守哨青春刻下年轮,也为新兵标定守望的起点。年复一年,雪线升降,界碑无言,唯有一代代戍边人的足印在

雪野重叠、延伸,将青春融入祖国山河。

雪,像一座成长的熔炉。新兵第一次巡哨,风雪路上,他跃进雪沟,危急时刻被有力的臂膀拽起;第一次学着包饺子,面皮从笨拙到圆润,笑容也从心底绽放。边防线上的每个“第一次”,都在寒风中淬火,将青春的坯料,锻打成山川的脊梁。

雪,是一封无言的家书。雪从故乡的方向飘来,落在战士的肩头,仿佛一声遥远的叮咛。战士们将对父母妻儿的牵挂,默默写成雪地上的诗行、炉火旁的凝望,再将对家国深沉的爱,以界碑为信笺,以

青春为邮程,投递给无限的守哨岁月。

雪,更象征着一种精神。雪花飘落,天地静默,边防军人的坚守如这片皑皑雪原亘古不变。风雪覆盖一切,却挡不住哨所窗口的灯光;风雪凛冽严寒,却熄不灭胸膛里那团为祖国燃烧的火。

雪落一年又一年,忠诚始终滚烫。今天,让我们走进祖国西陲、北疆、东北的几个哨所,品读这些来自风雪前沿的故事,聆听雪粒敲打窗棂的声响,那是自然之音,更是无数平凡身躯为祖国站岗时,坚定而炽热的心跳。

坐标

雪山寒哨

## 戍守在雪海深处

■吴学文

本报特约记者 陈武斌

立冬过后是小雪,时光的钟表为雪域高原“拧紧”了发条”。第一场雪,如约叩响西藏军区某边防团4772哨所的大门。

雪花飘舞,铅云低垂。这一天清晨,气温计的红针指向零下10摄氏度的刻度。4772,这座以海拔命名的冰封哨所,在风的嘶吼和雪的洗礼中,如一枚楔入雪海的螺丝钉,虽渺小却稳固。

宿舍的玻璃窗上起了白雾。窗边,两张面孔同时凝望着窗外的雪,思绪却飞向不同的时光隧道。

上等兵陈杰浩贴近窗户,鼻尖在玻璃上印出一个小小的“圆”。这个来自广东的小伙,在生命的前22年,还没亲身感受过雪。此刻,窗外飘落的雪花,真实得让他心跳加速。“秦班长——”他激动地望向身旁的老班长,“这雪,真能堆雪人吗?”

一级上士秦辉没有立刻回答,一旁的炉火照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。守哨10多年,秦辉迎接过一场又一场哨所的首雪。从雪落时的兴奋,到雪霁时的出征,那些与风雪为伴的日子,他在哨位上坚守、在巡逻路上跋涉,逐渐成长为哨所兵龄最长的老兵。

这场雪,在秦辉军旅生涯的刻度尺上,即将画下一个句点。再过不久,他将告别这片早已在心中视为家乡的雪域。此刻窗外的白色,在他眼中不只是风景,更是一本被无数次翻阅的、厚重的回忆录。

“雪是有记忆的。”秦辉沙哑的嗓音,像被风沙和岁月打磨过,“这里的雪,认

坐标

林海哨所

## 思念飘进风雪中

■李 凯 蒋德红

边关的雪,落在肩头是责任,飘向远方是思念。

进入11月,长白山的雪,一下起来便仿佛没有尽头。风裹着雪粒子撞击着哨楼的窗棂,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军士邹越站在哨位,指尖拂过窗台上被风霜啃噬的浅痕——那是岁月的印记,也像思念刻下的纹路。

这位老兵望向地图上那个用红笔标注的小点:“维东哨所。”那红点嵌在辽阔疆域里,微小却坚定,如同戍边人的心:装得下万里河山,也盛满了对远方亲人的牵挂。

“以前哪有现在的条件?”一级上士赵岩总喜欢和新兵念叨。

他记得刚到哨所那年,大雪封山。排长带人驾雪橇冲进风雪中,运回的蔬菜瓜果冻成了“冰疙瘩”。“那苹果硬得砸地一个坑。”他笑着说,“就算啃着冰碴子,心里也是甜的。”那甜,是官兵之间共渡难关的战友情深,也是苦中作乐的豁达与乐观。

那年冬天格外冷,雪提前封门,寒风

灌进屋里,炉火一灭,被窝便成了冰窖。夜深人静时,炊事员张磊抡起斧头,在雪地里劈柴。“躺着也是冷。”他呼着白气说,“把炕烧烫些,大伙儿都能暖和点。”斧声回荡在雪夜,炉火的光透过窗,把忙碌的身影映在雪地上。那团火,暖了寒夜,也定了人心。

后来哨所条件改善,接通国家电网,安装了电锅炉。一位老兵再回哨所,看到哨所今日变化,眼眶微微发红。他跟着队伍巡逻,在界碑前对年轻战士说:“辛苦你们了,祖国记得你们。”

对战士来说,祖国就是身后的万家灯火,坚守是为了远方思念的亲人。

新兵周泳旭在哨所总想家,他请教一位排长:“怎么才能不想家?”那位排长默默地展开地图,指尖划过边境线,落在最近的村落标识上:“以前只知道哨所偏远,如今守在这里才知道,这里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。咱们在这里站岗,守的是祖国这个‘大家’。”周泳旭点点头,他渐渐懂得,

这就是军人的奉献与担当。

哨所通5G信号后的第一年除夕,视频接通的那一刻,寂静的哨楼被千里外的温情填满。周泳旭的妈妈在镜头那端与他共同举杯:“儿子,我们等着你回来与我们共过团圆年。”周泳旭的眼泪涌出来,他用袖子抹去泪水。

那一刻,所有人都懂了:他们守护的,不仅是冰冷的界碑。他们守护的,是屏幕那头妈妈的年夜饭,是孩子睡前的呢喃,是万家灯火里平凡而珍贵的团圆。

边关的雪,洋洋洒洒;哨楼的灯,永远亮着。登山游人,向风雪中的哨兵投来敬佩的目光。他们不语,只是挺了挺胸膛,身后的长白山更加巍峨。

哨所落雪,战士是否也想家?

答案,就在每一片雪花里——它们仿佛从战士的故乡飘来,轻轻落在他们的肩头。战士们用青春接住片片晶莹,将它们化作滚烫的誓言,再以忠诚为墨,写给挚爱的家国。

### ★ 戍边人讲自己的故事

## 雪落无声

■新疆军区某部二级上士 陈 聪

当第一片雪花贴在哨所的窗户,新兵樊祖旭像所有第一次见到高原雪的人一样,眼中盛满了惊叹。我的目光,却落在了宿舍抽屉中那摞越来越厚的信笺上。

“班长,看什么呢?”他问。我笑了笑,抽出最上面一封。信纸已经泛黄,边缘被摩挲得起了毛边——那是多年前,我的班长在退伍前夕,在同样的初雪天写给我的。

“明日离山,再无风雪扑面。你替我继续坚守,成为山的一部分。”那晚的雪下得很大,老班长在昏黄的灯光下一字一句地写。他说,在高原雪是“封条”,也是“邮戳”——封存了青春年华,却能把深沉思念寄往远方。

“以后想家了,就写信。寄不出去,就念给雪听。”第二天,送老兵的车消失在雪后初晴的路尽头。自那以后,我听从老班长的叮嘱开始写信。

第一封是写给父母的。趴在书桌上,我写道:“我在高原挺好的,这里雪景很美。”我没敢写下更多:狂风曾把

帐篷连根拔起,一次巡逻路上险些坠入冰缝……戍边的艰难,都化作了信纸上一滴不经意晕开的墨迹,像雪化在掌心。

如今,在我的带动下,冬天下雪的日子,写信成了哨所的一道风景。新兵想家时,他们铺开信纸,只为告诉家人,他们在守护什么。一名战友写给新婚妻子:“这里的星空比家乡亮,因为离天更近。”还有一位老兵写给年幼的儿子:“你学会走路时,爸爸正走在边境线上。”

我们写好好的信都重收好,等待补给车上哨。尽管现在手机通信非常便捷,一键就可以联通家人,尽管这里有时大雪一下就是十几天,信要攒十几天。可写信的那种仪式感无法替代,而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沉淀。

去年冬天第一场雪时,樊祖旭收到一封家书。他躲在锅炉房后面,借着热气读,读着读着肩膀开始颤抖。我路过,拍拍他的肩膀。他红着眼睛说:“我妈说,等我回去要做一大桌菜。”

巡逻路上,风雪会“说话”。踩过齐膝的深雪,每一步都沉重而清晰。我告诉樊祖旭,看雪不是看风景,是“读懂”大地——大风吹出的雪脊是怎样的走向,哪个坡面容易发生雪崩,哪片平坦大路之下可能藏着冰河。

当年我第一次巡逻,我的班长曾在暴风雪中教我辨识方向的技能。他把所有的经验,连同他对这座山的眷恋,都“写”进了我的记忆。如今,我要把这些技术,一起传给新战友。

一次遭遇暴风雪,大家躲在山洞里。一位排长从怀里掏出一封信读给我们听——那是未婚妻写给他的一首诗。那些温暖的句子,像一团火在黑暗里燃烧。
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:我们在此守护的,不只是物理的边界,更是情感的边疆。每一封无法及时寄达的信,每一句飘散在风中的思念,都是这条防线上最柔软也最坚韧的部分。

(严壮、胡洪章整理)